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張位 申飭史職以光新政疏

王祖嫡 循史職修缺典以隆繼述大孝疏

陳于陞 纂輯本朝正史以垂萬世疏

汪右霖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覓疏

孫承澤 罷館選定館額以杜濫進疏

翁憲祥 館選鉅典須求可繼乞舊制疏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懇乞聖明申飭史職以光新政疏

張位

翰林院編脩
萬曆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侈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及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曆諸書以映烈孔彰允爲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脩撰編脩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心居注遂罷今國史之

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以備員纂脩禮見先朝政事不過櫟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記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媿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亡謂也况不值纂脩則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爲宜復久矣恭遇聖曆更

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爲更張別創名秩第令見在諸臣日輪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為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其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六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畧俱俟閣臣裁定藏之祕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亦以儲講論弼直之選

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
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
事不知其可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而無難
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竊憂之不特此一事爲
然伏乞勅下閣部大臣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
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而國典備職業脩而人
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循史職脩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

疏

王祖嫡

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六年三月

臣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真之爲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推該贍是也曷謂真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是也我太祖肇建區夏列聖纘承大統敬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主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

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一者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
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
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重脩會典又蒙皇
上嘉俞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亦供役以
故歷朝實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
末愈所不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皇上留神採
納焉臣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
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
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定之高廟濟變之微權

也鍾簞不移交代頓沒此何說哉臣愚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讐胡爲遺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寧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鄙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舊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

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
所易政令條革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
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察遂謂 成祖獨
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
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
可行者 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
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 太祖之
天下也 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
視 太祖成祖同一 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

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裨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旣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

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卿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孰如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

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

焉臣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憲宗純皇帝勅廷

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勤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舉去帝號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卽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卽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諡會議以聞嗚呼旣加恭仁康定之尊諡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則

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
迎俱爲裁抑每切憤歎繼聞之耆舊又未盡然蓋編
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
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侈己之功在是非未定之
時無恠也茲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
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景皇帝之薄
自不敢曲爲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懷乎
悔恨故憲宗之勅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
用成先志茲錄尚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

沒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粟布之譏此其不可三也
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母論已晉元宋
尚豈真有勘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
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
社稷爲重也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鑾
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會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
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論
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僞附偏閏附夷狄附
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事

而叅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
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感正之
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之所未
解也自古有爲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
勢有難兼機有難值非偶然也茲聖神在宥慨然志
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二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
慈恩樹立而又斥埃煙消萑苻風靜雖水旱爲災堯
湯不免拊循賑恤自可輯寧臣不敢爲豫大豐亨之
說取媚獻諛竊以爲有君有臣而又有時未有如今

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害靡所
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爲當然日爲迂
濶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言也臣

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
號詔書內一欸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
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
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用之
之語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
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

或卽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
存者厚加卹錄大哉王言而 太祖高皇帝之孫
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
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 陛下之心未安
太祖之心未安恐 成祖之心亦未安者矣若夫景
泰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
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
缺典不可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
時也抑 斯議懷之十年辛巳壬午常兩白輔臣俱

以意見齟齬阻闕莫達今又荏苒數年矣桑榆之景
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溘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
儲養與 陛下器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終古
伏乞 陛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勅
下該部虛心會議斷自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
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爲錄
此野史不經之說盡爲毀棄其景泰自爲一錄削郟
戾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
成祖英宗不宿恭藏之盛德以慰我太祖之源

正金
本之公心以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
繫信非渺小而臣愚濫竽詞垣茫無寸補亦可少效
涓埃於萬一矣臣不勝隕越懇切之至

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
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舩車雲
雨載王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
夫史以徵注詔來垂法著誠卽止古先代之書猶當
網絡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

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榘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
率爲彛憲所關繫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於

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彙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處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卽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歷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

等撰進太宗兩朝政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 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玉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寶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 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
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
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
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論議文
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
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
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
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創特起之難何者
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

寰寓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懿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六政記昭代典川孤樹哀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叅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卽可以爲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叅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
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
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
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益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
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
周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叅以衍義補
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
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

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
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
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
采撫於羣國志卽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
浩瀚未經哀聚彙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
必須 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
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
臣 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
萬禩 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 列聖纘紹而謨烈

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闕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
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
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卽在冊府
麟臺之上未得盡觀杜撰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闕
蠶測之談未可徵信遂使 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
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
景鑠宜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 皇上祇
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闕而卷帙太多會

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
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
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
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
具可以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
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
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邈板刻
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
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卽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摩之責踈畧抵牾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
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
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冒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
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
且不爽亥豕輿輶才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駕
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
當修者四 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
請給於內府或歛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卽有事
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

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
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輕
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
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
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
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
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
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
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

日卽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
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
之傳隨修完者卽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
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
等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
以至蠻夷名曰 皇明實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
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
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
以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

重燕間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
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 聖祖神宗之豐功峻德
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
朽豈非我 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
志傳之史 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勅
起者 臣性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續承謹
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
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
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况聖天子靈承萬年之

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
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
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
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
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證
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
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
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
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

又疑國史藏在禁闕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

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
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塘言內
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
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
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
仍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臣竊
抱區區忠懇冒昧以聞伏望 皇上幸察芻言以爲
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
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

完此鉅典于以闡 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樂之
觀斯亦 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
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
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
在且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臣愚無任瀝
悃披忱惶悚待命之至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竟伏祈聖明勅行
以隆太平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掄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率由史筆
是故儲大任於將來闡休烈於既往此國運所以污
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辱在禮垣扼腕有日謹直陳之
蓋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
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名碩輩出蓋綦盛矣自後館臣
堅踞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

淵滕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暱者遂
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
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
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譽如嬰兒士氣旣灰人心
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撐持此邇來宰揆重臣爲皇
上用人之大較也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埃命有日
輔臣朱賡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
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
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蓋累朝舊

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
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
啻足矣况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爲
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爲
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祖
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有修撰編檢諸臣史
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
寢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繕
報章甚乃剝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

制海宇傳宣反借資於他曹之管蠡取信於野叟之
雌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移藏猶干國憲是
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陞疏
修正史條畫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陞既歿
同列憎成遂使九重懿舉委於半途列聖芳猷厄其
全壁臣竊傷之今諸臣橐篋尚可搜尋一代網羅寧
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勅史於偏安
藉曰議好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挾微於大漢維今一
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

行修舉重開石室載集蘭臺首編年日峇之體次紀
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
夫冗銜可減公餼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
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夫斯兩者其說似迂其
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旣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
賢則今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進旣壞
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於風波愴士乃周身於營窟
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凝丞安得夔龍伊召
故有竊威以擅植又或托巽以窺權悞國迷邦從來

者漸是以慎簡館臣卽以豫擇相國榮懷杌捏恒必
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脉絡邦國之典刑
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每奉之爲著鑑故曰有國
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
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 祖
宗精意旣可推求理亂大綱卽堪印證况今流俗敗
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
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爲千
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廢恥於旣滅蓋域中有三

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
所以汗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幸
當 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畧垂睿覽
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罷館選以議公舉定館額以杜濫進疏

孫善繼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國朝設官九重翰林之職所以掌絲綸備顧問
充校儲預宮寮之選養公輔之器其職最難稱其入
最難得也 祖宗朝嚴於防奸廣於求賢選入翰林
者不拘內外官員惟才是取楊文貞以審理入黃文
簡以中書入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以主事入及
躋鼎鉉預機務卒能鎮定危疑消弭釁孽內戢外寧
佐成治平之理自權相用事輕變祖法限定翰林官

必用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一途而考選庶吉士又
不論其人品心術才識器量何如率多引用私人溷
濁中秘如近日陳之龍狼狽被逐大貽士林之羞竊
恐濫竽是職者不獨一陳之龍已也又翰林官陞轉
必由內閣具題吏部不得關其事亦不許吏部擬陞
外職又占定禮部堂上官以明優閑吏部緊要衙門
必用翰林一人以叅典選其餘內外衙門雖有文學
才猷如楊文貞輩禁不得增入惟翰林一衙門不論
賢不肖槩令優游養俸計日待遷魚貫而卧揆席若

揆貢然又曷惑乎調燮無術啓沃罔聞相業日卑國
步日蹙也臣觀今之館員濫觴已極總計見在與在
籍不下百員無論編檢卽坊局中攘攘濟濟無伏着
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
非所以清儒林重揆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某
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
縮於額內者卽行議補其議補大約昉推吏部司官
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候某直省有
缺就於某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

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
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衙
門一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選擇精矣臣又聞祖宗
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爲提學楊文敏爲太常卿
金文靖爲通政使尹文和爲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
業赫奕鬱爲名臣後進之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
必株守直廬親咕嗶爲本業羶慕吏禮據清要爲榮
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挨資以原官兼攝各
省提學事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

歲考者不得躡轉一以網羅眞才一以經歷吏事夫
提學清秩監司不薄亦非輕褻館閣之體何不可行
也至於坊局以上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
於以裁法案牘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
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身履目涉者處置條
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之
理者臣不信也臣覩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
以非翰林不得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
如聚訟揆厥所由敝正在此故欲極閣臣之選莫若

精擇翰林而預爲之地欲精擇翰林而預爲之地莫
若遵祖制以廣闢進賢之路賢路旣闢衆正無遺必
有文學政事識量兼優之士如楊文貞輩出而叅贊
密勿共襄化理 皇上法祖用人之道兩得之矣臣
感時觸事謹竭一得之愚請備 皇上他日枚卜之
助顧臣之未議乃國家之利非閣臣之願也蓋閣臣
操擬翰林官之權則後輩多席其衣鉢與典庶吉士
之選則新進又續其支流眼前門墻苑李或緣以養
私交身後子孫廕叙將藉以託遺事一旦罷庶吉士

之選定公舉之制黜陟俱由吏部而內閣無與焉此
權相之所大不便而非所望於今日之秉國者也伏
乞 皇上鑒 臣 朴忠特賜省覽勅下九卿科道叅酌
今昔令議停妥條請上裁 臣 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館選鉅典須求可繼懇乞聖明特勅問部大臣
遵行舊制力挽人情以防未流以重詞林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臣惟國家中秘之選儲養人才秩號清華事關鴻鉅
大與固不可廢格定制尤不容意更夫惟持之以大
公守之以畫一然後可久行無敝也竊查祖宗時
選館之舉間亦停輟至皇上萬曆癸未以迄於今
數科皆選業著爲令詞林之臣濟濟盛矣顧諸凡事
體始猶嚴慎而後漸通融大臣不力於主持人情日

趨於岐路乃有種種敝習屢經指摘近日臺省諸臣
觸事建言欲并館選而罷之夫亦有激也 皇上留

意人才渙頒明旨照常考選德意甚盛但臣愚見謂

有一二事宜亟應申飭者夫事莫重於儲相則選取

當公地莫嚴於闕廷則法紀當肅乃聞向來選館人

數或可預定及至考試不能劾悉卽倩書傳遞等弊

往往有之萬一倖獲輿論譁然如辛丑項鼎鉉事豈

不大辱盛舉臣以爲當事大臣必矢心天日務秉至

公考時嚴加防範取舍一憑尺幅俾夤緣者抑而恬

靜者伸虛聲者退而實學者進然後鉅典有光也
故以爲試規宜飭也翰林坊局雖云不甚定員亦宜
稍有限制而欲爲限制卽當慎重於考選之時試查
近來壬辰乙未二科俱十八人止耳自乙未到今又
經幾番考選從茲以後益難數計若不限有常額隨
意加增安所底極合無及今定議必以十八人爲率
其省直所選人數亦查照往例勿得偏枯然後人心
可服也臣故以爲選額宜定也國家用人入而養
出而敷歷隨地自効寧分低昂查得會典所載每科

留數甚嚴卽 皇上歷科如甲戌停考丁丑選二十八人然先後僅留十一人庚辰停考癸未選二十八人然先後僅留十二人丙戌選二十一人僅留八人此時人各安分警競俱忘惟自丙戌以來槩主多留留者愈多孰甘居後且聞平日考試名次開亦不甚憑准於是有所奔趨徑竇同類擠排世道人心皆堪扼腕謂宜自今以後查照會典止留三分之一卽有續補者亦將一科留數總爲計筭勿使踰額其分授科道及各部司屬悉遵 祖制毋如近年變例部曹一

槩不行則嘉靖年間常有外除者未必盡無建豎何
至以郎署爲劣處皆薄之而不屑也大抵詞章之高
下未足以槩人品一時之官職未可以定勲名當事
者盡捐曲顧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管求之念
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爲留用宜慎也館臣職在
筆札三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
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
者查丙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真病又或以會試榜
道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正告人考序已定非有所規

避也若近年考校未幾每卽引疾其強健無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倖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真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教習大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然後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爲規避宜禁也夫

臣所舉各款不敢創爲異說第以申飭舊規蓋臣妄謂當今之世各衙門事體每有不守國法而輕徇人情不尋故實而輒行已意卽如選館一節衆議紛紜特由法無畫一人情無已遂滋弊竇致以國家儲才

重典反爲論議之端亦可惜夫今遇 聖明獨斷不
復停格尤在大臣奉行不力障狂瀾痛前宿弊庶將
來免於指摘法可經久舉行不然則末流太濫事勢
窮極又將復議更張非可繼之道也 臣待罪該科不
敢緘默當選館屆期循職陳賫伏乞 皇上勅下該
部再加查議如 臣言可採酌量覆請施行其于大典
亦或有補云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陳希美

及時分別邪正廣開言路疏

沈思孝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李懋檜

諫官失職阻塞言路疏

吳達可

公臺諫之選以清言路疏

黃仁榮

新議臺規不便乞酌議以開言路疏

許弘綱

糾劾老悖大臣以開言路疏

王孟煦

明職掌以開言路疏

陳登雲

言路漸清始進當慎疏

鍾羽正

慎用臺省以重言路疏

史孟麟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杜專擅疏

嚴一鵬

言官會議非體乞停免以重言路疏

馮琦

速賜考選以開言路疏

唐之夔

一脉言路尚係九鼎乞省言採用疏

翁憲祥

亟通章疏以存清議疏

呂邦耀

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

金士衡

乞寬時禁以通言路疏

史學遷
言官論事有因一槩處分失平疏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乾剛獨斷寓內廓清乞及時分別邪正廣開言

路疏

陳希美

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

臣聞言者國家之血脉一日不可使之壅蔽傳曰興
王賞諫臣又曰庶人謗於道凡以言資於治理爲至
急也頃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輔佐 陛下越今十
年矣曾不能以佐命著勲而旋自塗敗如言官之所
指何也臣嘗求之居正志欲有爲才亦能爲惟學術

不明性質剛愎執政來徒成其專權怙寵之私而不能以濟正大光明之業耳其最所爲蠹者乃在於阻塞言路引用姦邪一切以法把持天下使天下之情扞格而不通天下之勢譬之病癰形體狀貌非不具存而元精內耗神氣銷鑠日就尪羸而不可採藥此則居正蠹國之大也幸 陛下英斷除姦致理世道一清臣竊痛言路一節大爲居正所壞恐病根深痼未易卒拔爲累不小復臣昧爲 陛下陳之唯 陛下詳擇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

官得言之是諫官之權與宰相等今之居是職者孰不知自愛重哉乃身正秉國專一猜忌押闔以箝天下之口在居正之心不過箝天下使不敢言然後已得以專權而自恣而不知天下之人心遂因是以大盛百不能自持是故其間特立獨行者固有望風希旨者不無其敝也無論苟祿抑且妬賢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文章氣節卓冠一時止因議喪與居正不合言官遂毛舉怪誕以中傷之原任操江都御史張岳省垣藩臬歷著賢聲止因上疏勸居正奔喪

居正銜之言官遂裝誣鍰贖以汙蠷之原任戶部侍郎胡執禮巡撫江南吏畏民懷止因舉刺拂居正意指兄弟居言官者遂交章而排擠之原任工部侍郎陸光祖質直慷慨夙負時名止因規箴居正過激總憲遂嗾言官以叅論之數年間臣見諸臣日惴惴焉居正逢迎報復之不暇尚安望其明目張膽爲陛下發一策斥一邪以佐中與之烈哉敗世途趨向壞士人心術至不可詰臣諺曰居正蠹國之罪大也推原矣猶在於任用之不得人耳夫言路官百司之

糾繩言官中有年深者在科曰掌科在道曰掌道又
言官之標的也乃居正所任用者其南京大有可唾
臣得習見而言之彼原任光祿寺少卿今丁憂王爵
今任南京尚寶司卿林應訓是居正之所任以掌南
京科道者也之二臣者狡險側媚陰結黨與已被顯
斥權臣王篆同功一體之人也留都根本重地距
陛下輦轂逖遠前此科道之任謂比址猶重蓋清議
素持百司憚服自居正以二臣居之二臣一切舉動
惟居正之私意是伺傷善箴法留都側目不復知有

衙門之風紀矣人皆曰王蔚林應訓殆居正之科道而非陛下之科道也其在衙門如蔚且無論其他卽居正逾喪一事臣竊謂彼本心雖昧猶畏科道之議其後縱陛下爲宗社而留之科道官持綱常以諍之誰曰不宜蔚受篆密指知居正有戀位之心匪惟不諍又從而奮疏保留之至科道矛盾所不恤也臣竊歎居正之相業猶未至於盡可訾而獨此一事冒萬世之清議而無辭臣王蔚輩誤之也是王蔚者非惟負陛下抑亦居正之罪人也如應訓且無論

其他應訓以言爲職臣請以應訓之言言之御史郭
惟賢見南京鹽政敝釐上疏請戶部差司屬一員同
掣誠得直指釐姦之體也應訓銜其妨已乃面質曰
何不商確遂悻悻不相能惟賢首批龍鱗特疏起用
建言諸臣吳中行鄒元標等誠清朝鳴鳳之選也應
訓惡其有妨居正抵死回互力肆詆詬比惟賢奉
旨落職大非笑曰此事好做我當先爲之矣何待彼
耶臣聞而竊恥之掌道者自不能言已矣而又禁人
莫言是率闔衙門而爲媵嬰之地可乎他如監試則

壞祖宗二百餘年科舉之法揀選編號中權臣王
篆之子以求媚管差則壞衙門二百餘年風憲之條
水利巡江至貪緣久戀以贖私留都之士莫不醜其
所爲而應訓猶居然曰我臺長也不至蠹乎且居正
當國十年應訓卽十年爲御史矣臣不知其所爲振
臺綱而肅風紀者安在而得稱爲臣陛下之臺吏乎
誠可嗤矣臣聞先正有言凡事關朝廷乃天下之事
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此官之人臣韓琦范仲淹輩上
殿議事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最忠臣和衷之道

也之臣者臣一至議事亡論中懷姦邪即使諫出於公仁知之所見各一入臣當事者王之諸臣得以參酌而互正之自合從長計議不妨異同不然六科十三道之設何爲哉若二臣論議不合不遂阿私卽睚眦同列陵轢異已必至擠陷斥逐而後已嗟乎豈爲國之忠哉臣嘗與二臣共事二臣之人品心術臣知之最真其他行已狼籍之狀臣不忍盡言以傷雅道獨痛陛下言路數年來上爲居正所蔽下爲二臣所玷當茲世道廓清改絃易轍之後恐陛下不復振

頓萬一今之掌科掌道者復效二臣之所爲則 陛
下雖有堯舜之志相臣雖有伊周之才而言路未清
正氣未揚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此臣之所以反覆
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皇上垂察如果臣言
不謬下臣章該部自今言路之選其始進也擇之精
其掌科掌道也責之重令居是職者大都以郭惟賢
朱鴻謨孟一脉等爲法如有犯顏敢諫忠讜自效者
雖一時逆鱗而公論旋定無論成籍左遷品秩不至
相妨照郭惟賢事例並得題請召還原職以作激賞

之氣而不訕以王蔚林應訓爲戒如有結黨阿私欺
君蠹國者雖冒躡顯秩亦必追論議處以抑邪媚之
風而不貸則言路之邪正一分而 陛下中興之大
業可觀矣臣又聞之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
容臣願 陛下之在今日卽有逾耳和顏色而受之
言及廊廟則宰相待罪臣願元輔大臣之在今日卽
係風聞亦閉閣以謝之彼進言之心何尤哉臣待罪
試職時曾上疏勸 陛下日御便殿召館閣公輔及
六部大臣面議政事然後付之中書政本總揆而行

竊以爲此兼聽並觀之道也又嘗勸陛下清心寡
欲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近宦官宮妾之時少竊
以爲此勵精圖治之樞也陛下今日試一舉而行
之定志弘理臣知陛下之平天下不難也臣冒昧
陳言不知者或謂臣自落言職中懷鞅鞅不然臣今
日藉陛下恩命業已拜郎官秩五品矣駕部之職夙
夜廩廩猶恐無當而奚必於言職乎或又曰言路言
開口論人臣小臣乃肯臣已往之言官如此又不然
所謂言官之開口論人者無諸已而非諸人也憲綱

裝誣風憲之條臣知之陛下試令二臣與臣面質

之臣誣捏乎抑二臣實臣然則臣非敢指陛下

之言官也指其人也爲其人之有負於官也臣忠憤

所激蓄積於衷遭時陳言不避觸忌懇乞陛下采

擇施行如臣之言一語不實卽斬臣頭懸之高竿以

爲欺誑君父紊亂朝政者之僂如臣不枉非爲二臣

今之言官誠宜雅尚風節不宜妄自菲薄以負陛下

下臣恐懼冒犯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沈思考

南京太僕寺卿
萬曆十四年八月

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顧允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精白爲 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 皇上既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放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微其害太卒無一人爲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

報靡所若徒畏權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闕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欵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欵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卽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卧碑一欵一謂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

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爲責而詩術
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爲禁載在令甲昭若
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
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啓幽隱畢達此 祖宗

之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
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
譏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
束奔兢等風可也師友約束其謹言直諫教訓忠良

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約束所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廉頑激懦 皇上召之猷猷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 皇上明聖顯忠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之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至之時

如俛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
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說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
門校閱乖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臣所宜指
摘者大抵寰之與瑞如薰猶異臭鴟鳳殊音不可同
日語卽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爲
邪變白爲黑顯肆傾擠畧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
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
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於 皇上
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

之旨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
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
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宜罪何可以其有言
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芻蕘宜採何可以其無言
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
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
中興要務當時遂蒙 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
智上祛邪直諫後世因謂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
者如成化七年盧瑛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汝毓

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
違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
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
而槩禁之未容於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
也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
當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
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
之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而恩沽譽之念天地

神明寶鑑臨之伏乞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

顧允成等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
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頽靡其有裨
於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懇越之
至

諫官失職阻塞言路疏

李懋燾刑部員外
萬曆十五年七月

臣聞天下之理亂係言路之通塞恭惟我國家之制凡諸司百執事許直言無隱然猶恐其不言也於是諫官專任責成既置六科給事中復設十三道試御史蓋諸司百執事雖皆得言而亦可以不言科道官無所不當言而猶不敢言世稱科道官曰言官諫官然猶恐其不盡也輪直有日建白有牌稱職有賞不稱有罰此祖宗設官之意蓋將以明目達聰照臨

萬國慮至深遠際此聖明之朝不宜以言爲諱大凡
進言者其說未必皆是但其意亦欲得當以報主上
即使盡屬好名亦何負於國家也言可用則用之不
可用則置之諸人無得以言而博名高而廟堂亦無
務以法令箝天下之言斯爲上世極隆之景象也不
謂近日有給事中邵庶因誠意伯之條陳而波及於
言者已旣不言又禁他人使不得言一時士類莫不
掩腕唾嘆夫世延之言誠爲無當且朝奏疏而夕乞
恩亦足羞者建陛亦猶念及元勳苗裔而容納之且

不欲以一世廷阻言路甚盛心也該科謂宜矜其愚
而畧其短不則看詳章奏就事叅駁誰曰不可何乃
因噎廢食乘機排擠至併他衙門而槩禁之防人之
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以堯舜之聖而猶舍
已從人五臣九官濟濟相師都俞吁咈於一堂豈乏
嘉謨讜論而工瞽蒺蕘猶然得獻其一得之愚今

皇上德符堯舜治效唐虞而邵庶不以禹臯陶之所
以事君者事其君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乎今天下

民窮財盡所在饑饉山峽河南等處百姓流離僵尸

載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
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朝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
警於上加之風俗薄惡士庶驕橫輦轂之間子殺父
僕殺主旬日決罪囚者以數計人情乖離於下邵庶
以爲海內豈盡無可言羣臣可遂依違渙忍默默因
位而已乎當此之時縱廟堂寤寐求言輔臣吐握
下士大小臣工盡忠補過尚且惟日不足奈之何惡
聞人言嫉之如讎而拒之於千里之外哉夫在廷之
臣其爲言官者十之六七

言官不必皆智而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注
事卽如近年馮張交通權奸專恣其連章保留頌賢
稱美如科巨賅三讓臺臣曾士楚者比比而是乃請
劔折檻杖謫以去者吳皆出於言官乎由斯以論人
非言官未可盡少也明矣果從庶言有如言官持祿
養交異悞觀望當言不言矣其他不職又必以言爲
禁天下幸然無事也則可脫有軍國重情安危頃刻
皇上又何從而知乎邵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
計之得此文五帝三王之所未有而我朝律令所未

載也。刑官也。律令其職掌也。凡堂上官訓諭司屬
必以講讀律令爲首務。臣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國家
政令得失軍民利害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五軍
都督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
應有可言之事亦有直至御前奏聞各衙門但有阻
當者鞠問明白斬欽此。至如大明律會典及皇祖
卧碑亦屢言之不置。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
阻况諸司百執乎。倘爲堂官者諄諄然以此禁諭所
屬屬官有不此非背議乎。卽堂官禁之所屬聽之人

人隱忍苟容處處道路以目有不辱當時羞後世乎

臣以爲

皇祖律令萬世所當遵守非諸臣所敢輕

議也人臣食君之祿報君之恩惟知不負朝廷非堂
官所能約束也我朝興賢使能欲其願忠而未嘗欲
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之報主而不敢教其負主
此古今之通誼也

臣

所以輕冒出位之禁而不容自

已者誠恐邵庶之言一出遠近聞者不察廟堂所以
受言之意而猥以庶爲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日
壅在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畢其慮禍天下必自

庶始矣其所關係豈眇小哉臣愚以爲 皇上若欲
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之罰伏乞 天語特
加戒諭邵庶免究外以後但有失職妄言及當言不
言者當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劣處勅
下吏部凡遇陞遷之期一視其章疏有無多寡事體
大小難易以爲殿最而 皇上又燭觀而坐照則言
官無不直言庶官自無可言出位之禁可省太平之
效自臻矣

懇乞聖明公臺諫之選以清言路疏

吳達可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備員言責奉命河東督理鹽政國課之盈縮商民之休戚固臣職之所當盡也吏治之汗隆人才之進退亦臣職之所當言也今之言吏治者更僕未易數矣詎不曰吏治之不脩由貪風之未息貪風之未息由舉劾之不嚴哉故懲貪導廉肅官常嚴舉劾之疏言者以爲要務聽者以爲訐謔當今治道誠莫切於是矣臣竊謂此特憲臣易舉之事而其本固有在也

維茲臺諫考選之際正言路通塞之機吏治興廢之本臣敢不仰體我皇上敬天圖治察吏憂民之意而披瀝陳之哉國家設六科十三道司天子耳目之寄其責匪輕也君德之成敗臺諫得而匡弼之國是之可否臺諫得而駁正之官職之邪佞臺諫得而糾彈之甚不可以匪人比也顧其節在預植其氣在預養而鼓舞激勵之微權尤在始進遴選之時始進以正則言論莫不一歸於正矣始進以邪則言論莫不一歸於邪矣宋臣司馬光之舉諫官劄曰第一不愛

真貴次則重借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可見臺諫之選
固貴才尤貴品也固論識尤論志也光之評諫官卽
所以定衡鑑也往哲班班姑無瑕論先朝宣德間有
居諫職數年宰相不識其面目欲一見而識之其培
養士節如此相臣有容諫臣有執至今傳以爲美談
近世則寥寂無聞矣自權臣嚴嵩張居正柄政以
來而言官之選類多出於私門而未必悉合乎公論
用一人焉則逾計之曰是可以勢結者也他日必爲
我用者也舍一人焉則逾計之曰是難以情臆者也

他日必爲我懟者也每過選期紛紛籍籍非度其附已而援引多方卽疑其異已而巧詬百出執政以此爲愛憎部院以此爲殿最而天子耳目之臣祇爲私家樹黨之地耳是始進先不以正何望其正色立朝匡君德定國是而壓官邪也哉且夫人之情無所爲而安意爲善者此道德之士也千百人而僅見者也其次功名之士每以有所勸而與以有所遏而阻上之人風之斯下之人應之若富貴之士波流風靡不待言已道德之士旣不常有而功名富貴易以移人

儻朝廷之上考選或有昧公則郡邑之吏視僥倖爲坦途以守正爲滯器視依附爲捷徑以直節爲荆榛有不樂趨於諂媚奔競之途哉諂媚奔競之風成何貪風之可息而吏治之能飭哉方今泰道亨嘉拔茅連茹固不至復蹈覆轍而否泰相尋幾所當慎邪正消長慮所當周茲行取內外臣工一時會集伏乞勅下部院從公考選以練達時務觀其才猶必以清貞節操觀其品以正言讜論觀其識尤必以忠誠勿欺觀其心譽言可採而務揆之正大之情如譽起於同

俗合汙察之可也毀言可聽而務質之公平之議如
毀出於忌方妬直察之可也先據撫按之考覈叅酌
輿論之評品請自聖心裁決無徇愛憎無較異同
無憑私暱大臣常養諫官自重之節諫官常體大臣
與善之心則言路清而士氣振豈無大節凜凜如先
臣薛瑄周怡楊爵輩提出於其間而魑魅魍魎技亦
窮焉而無所試矣夫廟堂舉動四海具瞻天下郡邑
吏聞選用多正人而屏斥皆邪枉有不望風嚮化易
轍改弦競務廉直之行而恥納汙垢之流哉如是而

吏治不肅民生不禔天變不弭臣未之信也此固端
本澄源之論而一時建白諸疏特未之及耳臣昔叨
塵法從而以勤學之說進爲君德也今謬膺任使而
以用人之說進爲言路也正所以飭吏治而安民生
也至於寡嗜慾以保聖躬速綸音以彰聖度停織造
以恤民財先後臣工論列已詳荷蒙 皇上虛懷允
納今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不勝惓惓待命
之至

新議臺規不便遵行乞再加酌議以開言路疏

黃仁榮

南京廣西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頃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叅論御史王藩
臣不送揭帖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飭南
臺憲規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
著一體遵行王藩臣罰俸二箇月吏部知道欽此 臣
惟大臣當爲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
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
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卽欲

沿以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叅罰况大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過聽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啓壅蔽之漸也况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臣職掌安敢嘿嘿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叅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賊汙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

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
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
誰白哉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
靖三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璉
條議大禮 肅皇帝謂張璉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
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璉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
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
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可先
投耶今年三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

奉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明旨輒先傳寫者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并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明旨者既不得傳寫而未經聖覽者又可投揭耶肅皇帝之舊典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三不必者二近事可監者一御史章疏皇上尚未賜省都御史先得傳觀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卽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筭非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宸聽比

也一有傳播百敝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徇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於該部取裁於聖斷卽有未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卽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徇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觀之大搜

齊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共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於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且尚能堅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祝欽明與承嘉等而剛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之

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都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定向者時輩號爲聞道者也昔副之院既極言以詆周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卷三落目疏號愛惜人才迹類排軋言官且今日之事非有犬不可已者德因周繼一二知厚急索疏藁不得耳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時來旣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
之言乃其持說益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陵轍
之意所謂不足而獎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祖
宗設官之意果如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益
舛矣吏典之譬詞益窮矣總之一希北臺之轉一急
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知如往事也臣無容深論
以傷雅道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稟
白稟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勢必至於別
有申救自今以往苟有太奸太惡爲都御史所欲黨

援者又誰爲之論列語曰繫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育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小臣所以寧忤臺長而不敢壞國家風紀伏乞勅下部院科道會議如臣言或有可采仍遵大明會典憲綱凡建言創行事理聽其商訂至於論劾照舊不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蔽而風紀得以振揚矣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皇上如蒙俯采臣言禁投私揭姑一罪臣以謝臺長罷斥不足

爲臣患罰治不足爲臣辱何也臣去臺綱存也臣辱

國體榮也臣實不勝幸甚

糾劾老悖大臣以勵世風以開言路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昨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忤御史王藩臣叅論撫臣周繼不投揭帖藉口錄用材賢等情叅擬罰治業蒙明旨下部議覆臣似可以無言顧職與看詳事當叅駁愚衷有槩竊至致惜焉為公論也為臺體也為定向生平也陳有年徐元太之才品方萬山王麟趾之章奏應聽部覆臣不敢論其事在目前者夫周繼之撫應天其僕僕更張惓惓節省原為地方任事

卽甚惡者安得沒之乃若施爲躁急舉動乖張不合
人情不宜土俗卽甚愛者又安得諱之御史據見聞
而指摘朝廷原素望而議留要之各有攸當非若賢
否倒置邪正混淆而曉曉煩別白也都御史督率臺
臣亦率之以正耳若風聞言事固其職掌猥云不當
可否自有朝廷去留自有該部是非自有公評安得
而盡箝其口况被論者瑕瑜具見而揣摩上意以市
恩論人者心迹自明而懷挾小嫌以排擠阻塞言路
惶惑人心臣故深爲公論惜也非專爲一御史也定

向不嘗爲御史乎十三道於都御史有統無屬都御史不公不法各道得而糾劾之 祖宗良有深意若章奏先發後聞自是相沿情禮藩臣之發而不聞過也然一言詰責悔謝不皇何至遽瀆 聖聽昔薛瑄爲御史輔臣欲一見之瑄執不往他日第從朝班中遙認之曰此薛御史也至今以爲美談藉令南臺有此等人都御史顧不愉快而稱其職耶竊恐此疏一行論人者懼不請教將來跋胡疋尾之事多而揚眉吐氣之日少矣近日世風患不剛方不患不柔巽近

日禮文患不簡古不患不周旋所幸一二老成挽回培植而反欲破觚爲圓摧剛爲脆堂堂柱史風采謂何臣故深爲臺體惜也非敢爲一藩臣也定向爲人雅負時望當張居正營私植黨時獨以同鄉而矚然不染臣嘗想慕下風自謂不可及茲一疏也中宵平旦定向反觀果全出自天理乎抑客氣用事暗昧行私而良心終怍耶先是御史周之翰論劾尚書陸光祖定向時爲副都御史訟言反劾之翰幸而獲售而今又來奮弄矣王岳憲臣行年望七義冠皓首列豸

環聽乃羞惡是非不會理會得了四十年衆徒講學
身心受用幾何臣故深爲定向惜也又不暇論其疏
之行不行也伏乞并下該部俯察公評參詳典故御
史論劾巡撫堂官應否不候明旨徑自阻撓御史
失禮堂官是否不公不法合當參治儻憲綱所無而
輿論未協也則乞勅諭定向剛正率人中和繕性勿
以依阿損望勿以老耄忘箴庶十三道得以張膽論
人而都御史風裁自肅其何弁髦之虞哉

明職掌以開言路疏

王孟煦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九月

臣

待罪該科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一本
爲自劾不職祈賜罷免仍乞錄用材賢申飭臺綱以
重風紀事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大都定向

所論蓋深責御史王藩臣不當言撫臣周繼因及方

萬山不當言陳有年王麟趾不當言徐元太

臣讀之

不任駭異竊以 祖宗設兩京臺諫之官所以箴王

闕糾官邪廣視聽於四方職至重也而兩臺又設都

御史以總之所以表率臺臣主持國憲作之以風裁
意氣而勿使流於異懦阿諛之歸任尤鉅也故爲御
史者憂其緘默不言而不憂其敢言爲都御史者責
御史以所不言而不阻其所得言御史敢言於下都
御史作其敢言於上天下大治政不隔矣夫藩臣等
之論其當與否在朝廷已有處分臣不敢喋喋但風
聞奏事言官之職掌宜爾而欲使之無言乎非盛世
之所宜有也往者部屬言事已有明旨諭各部堂
上官嚴行禁止謂其出位也而藩臣等亦可稱出位

乎都御史蹇提督十三道御史然非若部堂之於郎
署者比也而可禁止其言乎卽都御史但有不法爲
御史者猶得言之無論撫臣已今不當言者禁之而
不言而當言者又苛責之俾不得展布將必欲人人
盡習於畏首畏尾箝口結舌使聰明日蔽是非莫辨
而後可乎此非臣之所敢知也卽如年前給事中李
沂率其慇愚之性狂言犯上我皇上猶然不卽加
斧鉞之誅但責之罷之而已而一時自輔臣以下極
力救沂者不下數十疏此豈爲一沂哉所以伸士氣

而廣言路也今藩臣等之論撫臣視沂之犯 皇上
其輕重奚啻什伯哉乃 皇上能容指摘君父之科
臣而定向又非愚於此也定向嘗奉旨勅御史陳揚
善叅主事劉以渙之事矣其於以渙則示罰揚善則
否若曰欲以全言官之體也夫揚善與藩臣等同一
言官耳揚善當全其體藩臣獨不當全其體歟論小
臣當全其體論大臣獨不當全其體歟何言出一人
之口而自相矛盾一至於此此雖在他人言之猶然
不可也而況定向乎定向總風紀之官也身總風紀

不能作士氣而反挫之不能鼓直言而反阻之且其
自言不職也又謂其不能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而
臣則以爲欲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正其不職耳定
向負道學之名豈其熟於義理而昧於職掌耶抑有
所爲耶將年衰志昏不自知其言之悖也臣職在諫
垣見定向意欲阻塞言路中心奮發復以狂言規正
定向之失惟願 皇上幸無惑志於老耄之言無致
疑於直諫之士使臺省得盡言 皇上有公聽則上
下之情流通無間庶官邪知儆而治益光矣

言路漸清始進當慎疏

陳登雲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月

臣惟我朝言路專屬之科道兩衙門秩級雖卑責任實鉅故言路多剛直之士則公論如日月之明言路多柔佞之夫則公論如日月之晦興亡理亂恒必由之間常評論近世言官壬午以前忤於威而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而化直爲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竿瑟不投柄鑿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

百一二耳乃背公植黨搖尾乞憐如公論所詆七豺
八狗言官顧居其半焉夫言路何等清要臺諫何等
清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尚安望明目張膽爲國家鉏
大姦殲巨蠹乎茲幸朝政清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
廓清言路誠可謂千載一時也第與其斥之於誤用
之後爲言路遺羞孰若慎之於始進之時爲言路增
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
職事相關輒以瞽臆具奏用爲部院考選之助焉夫
行取科道惟擇才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爲

不可少而甲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
若必謂選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
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
出於公道而不靠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
張東陽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爲國
士而無庸衆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量其才也自李春
闈以前如壬午如戊子推官爲行取首者皆首列吏
垣皆首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於推官之
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爲職也必

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於臺諫章奏始有可觀
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儻有辭理
不暢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望其
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略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
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
納而某爲科某爲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
爲異故關防之法所當嚴也已丑選科者半由賄囑
今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主同
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於柔佞

者徇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華而議不能免於去後剛直者澤流蔀屋而名不能動於縉紳持衡者於此平之懸鑑者於此照之君子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於外官而能剛直於言路亦未有爲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名爲御史名諫官者也臣故以爲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於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臺諫天下第一等官須擇不愛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者而後主德有裨朝政多賴旨哉此語誠選擇

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旣慎臺諫必無匪人而職掌
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
糾彈臺臣職掌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
叅駁者從來不廢而科臣於科場一專叅駁獨多若
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
爲職掌一執奏耶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
臺臣之言合公論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
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臣故曰職掌當
明夫職掌旣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諱將來者

何所鼓勵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
改別衙門 祖宗慎重御史一官比科臣尤爲喫緊
今惟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貌稍隆而世情遂
有所軒輊矣夫體貌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
與科臣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爲臺諫數年始陞
僉事今朝爲科道夕而外補僉事卽有公論不容賊
私狼籍者亦槩補方面不幾於以方面爲污垢之藪
乎臣故曰陞遷當議他如附炎熱而甘諂媚望風旨
而肆攻排掇拾唾遺使人厭棄條陳鄙瑣資人笑談

若前人所譏尋龍打虎洗馬雞鵝之類必將遺臭萬
年而孝子慈孫不能改矣是故毋違事亦毋尋事毋
畏人亦毋凌人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庶幾
哉真諫官真御史或不徒樹髀於古人而得躬逢於
今日乎臣幸見言路之清又欲亟見言官得人之効
故不避怨謗而以瞽臆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酌議施
行將見言路無柔佞之姦公論無晦塞之日藜藿不
採曩孽不生長治久安之業保之於萬萬世矣

慎用臺省之臣以重言路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惟治道之樞機係言路之通塞 皇上近以臺省
缺人亟求選補內而中行之彥文苑之英既先授職
發憤摠忠日見之矣郡邑良吏自四方而集闕下者
又三十餘人將選擇而用也始進不愼終奚賴之臣
請效一得焉古稱仗節死義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然方直之士骨鯁難合邪佞之人輒美易嗜剛言苦
語寧惟朝宁卽上官憎之毋寧上官卽同列嫉之矣

抑不知國家設臺諫欲其正言不諱乎欲其阿諛求
容乎苟以阿容則庸人妾婦可爲之何用選也必欲
正言不諱柰何惡直哉古工瞽得言今專官乃不言
專官者不言乃使別衙門憤而言正流塞旁隙潰於
是被阿諛之名受彈劾之辱實自取之何足異也臣
以爲今次考選必詳查歷年考語叅之縉紳公論要
以心實質朴行事端方者爲右補之科道敏捷華麗
者以別衙門處之鼓之使言毋阻之使不言而他人
憤而言貽之羞也此材品之嘗議者也前集之陞轉

後來之觀望係焉雖忠臣不爲爵祿勸然勵世磨鈍
實藉於此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雜也有掌印之內
外陞有功勞超閏之陞有年例之陞其初不爲無意
然久而趨避因之內外正緣俸次陞則因有俸次而
僥倖者矣資深則有閏陞則有假閏陞而僥倖者矣
吏科而必內陞則有覬內陞而僥倖者矣考察差用
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至於年例尤
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如萬自約輩
至今公論未平也使夫後來觀而法之意見不定而

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錮習而不知者尚有悠悠之議則請自臣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不必拘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爲不必叙功叙勞資深不必超閏年例不必陰示摧折凡有陞遷皆以章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定之前者無僥倖庶後者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史先試職而後考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則改之如荆光裕易以異輩可舉也乃近者雖考而趨避虛妄假以市德卽四十八人而無

復改之別衙門者是廢法媚下也至於議差近而美者趨遠而惡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已作偏者可恨已夫御史臺法司也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行私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稍損乎臣請嚴實授之考公註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而杜規避之念此臺規之當議者也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道取儀容聲音之善非可臆度影響也必親見親聞之行取各官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而臣衙門諮訪同也會議同也乃足跡不至何以說焉臣憶昔年諮訪

蓋有指少爲老指聰明爲盲聵者此不親見聞之弊也夫使吏科而無與則不當訪之必訪也柰何靳一見耶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聲音歷歷在前而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之例見朝後詣科一見似不爲多事也此聞見之當真者也臣

所言數端雖極瑣瑣無一語令人喜者然臣立意任怨不任德嗜退不嗜進也已銘之心矣伏乞勅下部

院速行議覆言路幸甚臣愚幸甚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

史孟麟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爲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三者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與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賴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

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真偽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阻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官府皆止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爲 皇上終言之淺 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
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
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爲害卽以一官而敗一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
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
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
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卽有誤者誰執其咎聽
自上裁旨由閣稟或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上意外

諛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黃緣爲
奸愛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
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
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爲專擅而不專則必
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
爲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二
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
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

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
言是而其人卽非亦何傷於國體斯祖宗求言之
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
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
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柄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
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
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
禁錮其謂之通顯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卽今經畧
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

直言見謫其果真耶僞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
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
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
害貽於君子卽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佯必不
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爲訓也是阻塞
言路之階也語曰毋爲禍始毋爲亂階又曰不見其
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某部
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
付之某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

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朝朝曹吉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稱樂正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己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臣之言

期於共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維
聖明垂察焉

言官論人會議非體乞停免以重言路疏

嚴一鵬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

臣竊惟臺省之職主於彈劾姦貪不言則爲溺職吏部之職主於評騭流品一公自足服人故上而宰輔次而卿二又次而諸司但有貪污不法者御史例得風聞論列吏部例得從公議覆在御史固不得作好作惡在吏部亦不得任受怨受德言者何心覆者何心總之相濟相成期以進賢退不肖而共清仕路耳頃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文炳題爲直彈銓司賊

吏於以澄清天下事論劾吏部文選司郎中蔣時馨
隨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所奏着九卿科道官從公
評議來說欽此夫文炳之論時馨事之有無自有公
論臣想孫尚書之請官評議不過以嫌涉堂屬似難
議處固欲藉公評以昭公道耳惟是國家二百年來
論人者不止一文炳被論者不獨一時馨從來未有
會官評議之例今以從來之所未有者創然一旦行
之在今日則爲已事在後日援之則曰成規後日援
今日爲例後人援前人爲例臣等恐自此而後臺省

諸臣凡有上一疏論一人者動會多官紛如聚訟國
家不從此多事乎臣等又惟會議之舉此必朝廷之
大典制大關係而後可今一御史論一郎中是何大
故况今尙書孫丕揚明如朗鑑公若平衡是文炳亦
稱之爲社稷臣者以至公至明之心合公是公非之
論斟酌議覆於二臣自有攸當中外臣工自翕然亮
而信之又何俟於多官之會議爲也臣等之所以乞
罷評議者非爲文炳非爲時馨誠恐輕廟堂之舉動
分銓部之職掌傷言官之體統故耳伏乞 皇上勅

下該部從公議覆罷此議則銓臣之心迹自明亦
有以作諫臣敢言之氣矣

速賜考選以開言路疏

馮琦

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某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

旨閣

臣

疏揭亦僅報聞

臣

等自念閣部大臣尙未能

有所感動况於疏逃下吏羈旅孤臣卽有情苦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

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旣離舊任未授新銜旣不得卽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 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

徵召而報罷當時尚謂以某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爲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自前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但冷以前博選精擇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爲政體惜者也外臣奉選無如行取亦俱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奈諸臣來從宋國如墜堦生之塵及其

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官亦
皆有官諸臣乃無職豈供無俸頭食使天下之士有
捉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
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
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飯召是使平常借日材雋
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
信焉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
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旣須才不必資氣士氣振則
才亦發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
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旣須才不必資氣士氣振則
才亦發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

向旱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
才於何有且天意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
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銷
松栢之鳥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
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
今始此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四者於時於勢萬萬
不可再緩而臣等皆念爲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而
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旣久中外相視
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

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
然矣夫大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
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施或抱忠悃不忍不
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卽在前人尙有可諒况以前
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且受瓶恥李代桃僵譬如
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旣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
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迹具在前史不論衮職缺與
不缺但論言路闕與不開本無缺政彼有妄言彼旣
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

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賊而不知後有
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
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預恐長
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
以前求言納諫鳴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
例在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
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音惟望斷
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
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

諸臣見

臣

等於公署

臣

等

相顧太息

一草一木皆已

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

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

布而

臣

等獨黯淡不得盡

其職旣憐諸臣兼自愧也

故不憚其說之煩賡若此

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時政困阨已深國體隳壞已久一脉言路尚係
九鼎乞省言採用疏

唐之夔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臣言官也三越月而不言非天下無事言不盡事也
昨閱邸報見文書官口傳 聖諭累數十餘言中有
怪及科道挾私滅公牽引瀆奏者欲出旨處分續能
轉圜臣不勝信服謂 聖明度量界超世主萬萬矣
抑深計之此待言官則得於天下事槩未受益所謂
容言非用言也大舜隱惡揚善非用中於民何以見

之今 皇上神明天縱作用出人意外 聖諭一

節臣竊不取焉 皇上則遂處矣 輔臣則臥病矣 文

書官口傳多語 寧必中無一字之訛 稱點蛇足貽禍
非小 皇上之防範此漸不可長也 臣觀留都之事

興言未必無因果 挾私滅公言官誠可惡也 而以彼
此揭奏故抑言官之氣必非 皇上本心 輔臣引救

其詞多婉 臣請槩以天下利害直言無隱 惟 皇上

試思之 自古有十餘年不視朝者乎 有十餘年不朝
天下有不亂者乎 數歲之前 天下猶畏紀綱 今十壞

八九矣特畏此正言清議耳。皇上曰科道煩言
切痛今日之科道尚屬不言之媿。皇上天挺神明
幽隱必照試觀今日時事何如奈何言者之罕且訥
也司用人者疏屢上而不下致人材日壅而日消司
國計者疏屢上而不下致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
者權久廢而無統致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
亂亡之症候也此言官之不能言內外大僚幾成空
署間有一二中存泄泄絕無憂國之腸任事之力者
體貌既衰而不去衆議日被而強顏致令言官屈指

曙星不堪計過而溺職已多矣此又言官之不忍言
上焉者逾鱗示矯以難撓在下者劔戔深藏以俟報
小臣稍自振拔禍害隨之又言官之不敢言大事既
遂於苟且成謀預杜其是非後效可圖或當徐聽又
言官之不必言城社之奸殺世官而不問蠱欽命而
不問操兵柄而不問吮商血而不問橫行恣語忌鼠
之難投也又言官言之而徒言時政既已久阨國體
既已自壞當此之時 皇上之自爲社稷生民計卽
如禹之拜如舜之用猶恐無得乎忠讜無救於時弊

况欲以威加而勉強容覆又付之不省則直言正論
命曰不測之長途自非忠義素懷誰能可已而不已
者乎故藏污納瑕 聖上之開言路也省言採用尤
聖主之所以作忠諫而保國家也夫天下之大奸大
變每乘衅而發兼之紀綱旣弛宸居又默然深處今
日時勢禍患有難盡言者 皇上何不省焉大臣之
言婉言官之言直婉者當思直者當行以 皇上神
明天縱何難辨此正天下所以陰攝不敢動者也恐
久不見日月之照久不聞風雷之行人心習玩大亂

斯作後悔其何及哉今時政如此國體如此惟是人
心直道維天下於不傾而輒付之留留不解是非邪
正罔辨豈非大可哀乎爲今之計求以挽回世事永
固金甌惟在 皇上與輔臣共維之不必防民之口
也平心以觀何言不可採和心以處何事不可行虛
心以受何言之而反得罪天下不足治矣臣粵西賤
士恥爲黨援感專直陳非有他也伏惟 皇上裁察
天下國家幸甚

時禁疑於防口人情愈加阨塞懇乞聖明亟通
章疏以存清議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國家所不容泄者軍機而所不容沒者清議當
秘密而漏言與當昭示而壅閉皆非也近該川省用
兵一節閣臣省臣有疏頗關中國情形科臣王元翰
觸事陳言請禁發抄卽已奉旨嚴禁靡不凜凜矣但
科臣所言惟在軍國之機而明旨所禁并未奉俞
旨一切章奏夫臣子建白旣未奉旨總屬空言謂欲

僅託抄傳聊自塞責非臣誼也顧諸臣之言可以告君父卽可以與人知雖不敢有意表暴亦不能有心自秘况今天下事如狂瀾而彌縫救正止憑章疏一脉諸臣不避煩聒固望採納施行卽使精誠未感竟從停閣而尚存一種議論於天地之間則或於時弊默有所挽回人心稍有所警惕亦所藉以報 聖明也假令不論所言當否關係重輕一槩壅閉使中外臣工皆如聾聵不復知廟堂之上清議何如成何光景且諸臣遭遇 聖主思效芹曝若不能實見施行

又不能空言維世則有意氣消阻自甘結舌而已何
苦犯諱觸忌一昌言於 皇上之前乎言路阻塞諛
佞從風世道江河安所底止 皇上天縱英明寧不
見及此也 臣待罪該科竊見旬日以來長安輿論遂
有妄相猜度謂邇來禁例迹涉防口不勝抑鬱者夫
聖度汪洋何不如納 聖政光明何所掩護以 臣愚
見惟願 皇上不第責臣下之擅抄以禁其流而先
須速於批發以清其源蓋自來章疏鮮有不得旨者
縱諸臣所言未能悉當 聖心而一下部院自有公

議無庸停格其得旨太難特近年創見不可爲常也
邇者各衙門事體不能恪守舊規未易緩數要由上
多變局因下多權宜卽章疏抄傳一節皇上倘不
於本原之地亟疏壅滯僅僅欲禁其末流恐非所以
開言路也故在今日但當導之使言不必禁之勿傳
以後除事干軍機者自應秘密外其餘一應章疏宜
與天下共見共聞每疏必賜批發勅該部院酌議覆
請可否從違悉聽旨聖裁於以昭示海內豈不明自
正大所請擅自抄傳者本禁自無矣且清議常存

聖德益光忠盡之臣鼓舞思奮將來直言讜論日可
裨益聰聽所資於太平盛治非淺渺也臣一念朴忠
冒昧陳瀆統祈 聖明留神省察

省言莫若通言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近讀聖諭爲軍機之秘密禁章奏之抄傳大小臣工誰不戰慄夫軍國重務原不當輕於流傳臣子條陳亦何必自爲表露有封閣夜固古人敢諫之風禁草避人尤古人謹慎之意凡有入告聖合小心但政令出自朝廷議論歸於士庶衆實有口不能抑之使緘人各有心亦或億之而中庶人不議根天下有道而來民其允懷從令出惟行之化若大言路脉絡須

憑章奏敷陳章奏紛披咸待 聖明批發邇因 明
旨慎重章奏未盡允行事體之不當停留者而亦槩
停留既起叢脞之累人情之共疑寢閣者而果然寢
閣能無猜忖之嫌莫言密勿機關難掩與八指視衆
情惶惑衆議紛呶聚訟盈庭莫知底止善哉乎先臣
陸贄之言也曰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反覆斯言
可爲詳盡故機密之不密也在漏之於外政令之不
行也在留之於中 皇上之責臣下者在慎於發抄

臣下之望。皇上者在。亟於發票何也。發票則與天下共見之。亦與天下共酌之。可以知某事之修明。可以知某事之廢弛。可以知某言之爲正。可以知某言之爲邪。可以使予不得借之以市恩。可以使奪不得因之以賣重。可以用賢不至如轉石。可以去佞不至如拔山。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止責之。臺諫奉行責之。有可蕩蕩平平堂堂正正恭已而治。惟德其刑。則南面可以無爲。人言何須預杜。聲色可以不大。議論豈至煩多。如是而不奏其隆之理者。未之

有也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言路幸甚世道幸甚

言路宜通懇乞亟寬時禁以昭大公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竊惟言者國家之血脉章疏之傳固血脉之所藉以
流行者也善政理者務疏通不務壅蔽至於壅蔽日
甚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頃該科臣王元翰疏陳
軍國秘密不宜抄傳示弱等事已奉旨嚴禁永爲遵
守矣但查科臣所言止於軍機一事而恭繹天語諄
切亦惟軍國重務爲兢兢至諸臣一切章奏原係國
家經常之事天下一家臣民一體何嫌何疑而亦秘

之塗耳目而重猜疑

臣

切以爲過矣

大自 皇上垂

拱深宮外庭迥若萬里臣工罕覩天顏所恃以通一
線之脉者獨此章疏爾乃邇來章疏批發十無二三
寢閣十常八九惟章疏多格而後幸託諸抄傳以流
布俾人人周知洞曉無有壅闕庶幾主威震肅公論
森嚴舉者知勸刺者知懲消弭奸萌磨礪頑鈍獻諂
導諛者莫能文其醜披肝瀝膽者得以闕其忠所裨
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奈何吐棄之餘復加不塞清
議沉淪輿情鬱結是豈社稷之福哉况 臣待罪留垣

去京師二千餘里南北迢遙見聞何自即使道路偶
傳終非的據未敢陳於至尊之前惟載之邸報始足
準憑兩月以來音信斷絕貿貿昏昏如聾如瞶臣知
識短淺而又值此凡時政得失官僚邪正與夫衆論
之是非同異曷從糾謫曷從區別折衷審若是也留
省在官與無官同曠廢職業食祿有愧又當自劾以
待罷斥惟是朝廷設立臺省用寄耳目而輒自塗之
將來言路阻塞緘默成風設有指鹿煬灶之奸誰爲
皇上摘發焉者不可不長慮也伏乞 聖明留神言

路加意疏通以後章疏除關係軍國者自宜秘密其餘特寬禁例顯示中外以彰蕩平之理將見忠讜日進 聖德益光而國家長治之業端登於此矣

言官論事有因一槩處分失平疏

史學遷

雲南道御史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

臣於本月初七日早接邸報蒙 聖明慨發考選一

疏中外欣欣鼓舞以爲復見盛典之舉行也又蒙

皇上降處科臣汪若霖等五人中外又不勝駭愕嘆

息以爲復爲盛典之有累也夫汪元功黃

招尤吳正志黃一騰口舌取禍然於其平

無損也因是而一槩處分則過矣因是不

臣注若霖則尤甚矣蓋若霖言官也

言事豈其身預咨訪之事職司可也

事陳言明目張膽以糾射不公不法之人

官者皆俯首縮頭依違隱忍不當復行咨

材之事矣夫有汪元功等之私闕因有吳

問有吳正志之詰問因有汪若霖之叅疏則若霖之

疏亦自有因也故謂若霖遇事風生則有之謂其無

故而起意于其間

臣

敢謂其不然謂若霖任事太過

則有之謂其無故而生疑于其中

臣

敢謂其不然

使若霖之言而非也則不宜處分汪元功黃汝亨以

為人臣失言之戒既已降處二人矣則若霖之言未嘗盡非其罪而猶處之此臣所未解也亦於汪元功黃汝亨之汪若霖亦有參吳正志黃一鵬之陳治則參者俱蒙處分而參之者有處有不處則何以服人之心而稱平乎臣非求多于治則蓋治則誠無罪而若霖亦何罪同其事而不同其罰亦臣所未解也去歲閣臣朱賡疏催考選而聖旨謂司叩寺注

功等相許不公曾未言及于科臣今歲十

謂因科部寺諸臣相詰之意不審叩口一

罪科臣者何故今之陡加罪于科臣者又
則素所側目切齒致怨深怒于若霖者

如此舉動亦

臣

所未解也

臣

以爲叅人而私自

以作人臣敢言之氣同事而乃異詈無以解朝廷
刑政之平畧于前而詳于後無以塞中外猜疑之徑
徒令長安聚訟議論橫生大非國家平明之福矣惟
皇上察論事之有因寬若霖之降罰收回成命照舊
供職豈不干盛典有光哉

臣

無任延頸待命之至